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## 登懸空寺



還是少年時代便聽說這樣的民謠：「懸空寺，半天高，三根馬尾空中吊。」三根馬尾就能把一座廟吊在半空？誰呀！可來自大同的同學說：「不信？趕明兒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」這次，收到「安安之旅」組織赴大同遊覽懸空寺、應縣木塔和雲岡石窟的通知，我們興奮不已，立即報名參加，想去圓在心底幾十年的夢。

懸空寺位於恒山金龍峽翠屏峰的懸崖絕壁上。來到金龍峽，只見危崖壁立，一水中流，西側翠屏峰半山的峭壁上，高聳着幾重殿閣的古剎，上負危崖，下臨深谷；雖說不是用三根馬尾吊着，但見它空懸於幾十根長短粗細的立柱之上，搖搖欲墜，猶如隨時準備乘風飛去的雛鳳，其驚險並不亞於吊在三根馬尾上。

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的懸空寺，始建於北魏太和年間。當時為何要將寺廟建在這危崖峭壁上呢？相傳有兩種說法：其一是每年每當雨季，各峪口的山洪夾帶着泥沙，齊匯聚翠屏峰下的唐峪河，河水陡增，像一條金龍翻騰咆哮，殃及百姓，在山崖間築廟，為的是降龍減災。另一說法是，北魏時金龍峽是高官、僧侶前往五台山禮拜的必經之地，在這裡築廟可供途中修道、禮佛，但礙於峽窄流急，無法在河岸上築廟。考慮到「上延霄客，下絕巖塵」的祖訓，便用自古以山崖為依託懸木棧道的原理，將廟建在山腰。

我們沿峽谷南行，仍可見谷底兩側崖壁上，北魏開鑿的一長排方形用以構築古棧道的石孔，令人遙想當年達官、商旅和香客們成群結隊，伴着濤聲，穿過危崖棧道往返平城、五台山的盛景。我們越過一座小橋，來到西側翠屏峰下，迎面一巨石鐫刻「壯觀」二字，筆力雄渾，相傳是大唐開元二十三年（公元七五年）詩人李白慕名遊此留下的墨迹。抬頭仰望，更覺危崖高聳，樓閣飛檐似真似幻，悠悠縹渺，恍在雲中，忽憶起明代王湛初詩云：「誰攀高山石，凌空構梵宮。蜃樓疑海上，鳥道沒雲中。」以我所知之年的腳力，能否攀上那「梵宮」、「蜃樓」？心中不禁有些膽怯。但在那導和同行遊客的鼓勵下，仍鼓着勇氣沿石徑拾級而上，入山門，跨庭院，穿雲窗，繞迴廊。雖說空間狹小，整個建築面積僅一百五十二平方米，卻像其他寺廟一樣，鐘鼓樓、過殿、大殿、配殿、耳殿、經閣等形制一應俱全。但見方寸之間，四十餘間廳堂殿閣參差錯落，安排有序。上上下下，層層疊疊，梯轉檻迴，撲朔迷離。而南北遙相呼應的兩座三層九脊的主殿之間，相隔數丈斷崖，構築棧道相通，行走其上，聽山風呼呼，如龍吟虎嘯；望青天一線，似雲飛浪捲。我們不僅未覺其險，反倒有步雲階，登天庭之感。古人這種憑崖借力，用石窟、天窗、木梯、棧道將整個建築聯成一體，似虛而實，若危而安，安中見奇，奇中露巧，不禁令人由衷地讚嘆。壁龕殿堂中，八十餘尊銅鑄、鐵鑄、石雕、泥塑的佛像，個個神態自然、栩栩如生，堪稱藝術瑰寶。最是那建在懸空寺最高處的三教殿中，分別代表着佛、道、儒三家鼻祖的釋迦牟尼、老子、孔子同居一處，共享香火，接受三家弟子們禮拜、進表。懸空寺原名「玄空寺」，現山門南崖仍可見「玄空寺」題刻，即取道家之「玄」，佛家之「空」。魏晉時期，文人們用老子的哲學思想融入儒家經義，至金代已集三教於一寺，這種三教合一，各敬所尊，合偕相處，互不相擾的理念，不僅促進了當時北嶺恒山地區佛、道、儒三教合併的新局面，在當今世界教派之間紛爭不已的情況下，也有可資借鑒的意義。

當我們步出山門，回望那懸於危崖陡壁上的懸空寺，不禁又想起少年時聽過的那句民謠，只覺比行不虛，感慨良多。三教殿旁的石壁上，古人的題詞「天工巧」的題刻，充分概括了這座歷時一千五百餘年，「懸」於危崖絕壁之上的玲瓏奇巧，美輪美奐的古剎設計與建造者們的聰明才智。

我所在的小區有許多農民房，因為房租便宜，聚集了大量的民工。就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層車庫裡，開了一家理髮店，老闆娘是外地人，三十歲左右，她的理髮店生意非常冷清。

有一個下雨天，我帶兒子去理了一次髮，結果發現她的手藝很好。後來，我們理髮就定點在她店裡了。

但我發現，這個女人有點囉嗦。每次去，她都會說到她的女兒，從幫你洗頭開始，一直到吹頭定型完成，整個過程就是「她女兒如何如何」。我根本沒有興趣聽她講她女兒的事，總是微閉着眼，似聽非聽，等着理髮結束。

前幾天，我又在她那兒理髮。她又莫名其妙地說起女兒來，說女兒要放假了，這樣她就又可以和女兒一起度過兩個月的時間了。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

她說着說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我終於明白了她一次在顧客面前說起她的女兒

在日常生活中的驕傲成分。我看到她女兒的驕傲在這種驕傲裏面，還有更多的驕傲成分。但我從此不再嫌棄這個女人的驕傲了，因為在這個民工聚集的小區裡，我看到了太多為生活所逼的外來女，她們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日上三丈，還穿着睡衣坐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打哈欠，有的則和男人們吵成一團打成一團，她們生活得沒有任何尊嚴。但是，這個女人還能在城裡面前炫耀，而且不斷地炫耀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
她在城裡沒有工作，沒有地位，沒有錢，也沒有任何生活保障。如果有一天，她沒有了這樣一個女兒，她就會在城裡失去了最後的驕傲。

我想，她再苦再難也會堅持住這份驕傲的，這雖然不是那麼理智，但事關她在城裡的心態，她的希望，她的幸福，她的夢想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什麼比希望和夢想，更值得每個人都尊重的呢？

我隨口問她女兒在哪裡上學，女人說：「是在永興學校。」我當時是吃了一驚，永興學校在我們那裡是一所出了名的貴族學校，實行寄宿制，每年的學費、生活費需要三萬餘元，這不是一般的內地工薪階層所能承受的。

我非常驚訝她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貴族學校。我說，在那讀書，可要花費很多錢。女人說：「我們夫妻倆的收入幾乎全部付了學費，還借了不少。」

我說：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女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當年我也沒打算送女兒去那，只是嘗試着去面試，結果你猜，七百多個孩子，她的面試成績排在了三十九名。我們夫妻一商量，決定即使借錢也要送女兒去永興。」